

序与跋

# 挺老兵之身,行无言之礼

## ——《东北记忆》自序

石英

我与大连有缘。

这里有地理上的原因。我的故乡在山东半岛西北岸的秦置古县——黄县(今龙口市),与辽东半岛的大连隔渤海海峡遥相对望。我小时候常有这样奇妙的想象:假如有那么一个彪形大汉,肩挑垂担,大步从群岛之上跨越,岂不是可以瞬息到达彼岸了吗?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那里“闯关东”的移民文化。近百年来,闯关东的山东人,尤其是胶东蓬(莱)、黄(县)、掖(县)一带从龙口港和烟台港乘船北上者何止千万。仅以我的近亲为例:我的叔伯二舅年轻时曾闯大连、营口,运气不济没挣多少钱,中年回乡却幸运地带回来一位勤劳能干的大脚二妗母,相依终生;我的叔伯三舅大半生在大连一家绸缎铺当伙计,直到日本战败投降后才回乡照看老母;我的父亲早年闯荡哈尔滨、海参崴,因为会说俄语,五十多岁时被旅顺一家建筑公司聘作翻译,直到年近七旬才回归故里……仅举几例,即可见我与东北有多深的渊源。

我本人少年参军,多在山东与华东地区活动,未曾过海参加战斗,但我的老乡和战友中多人北渡,有的已长眠于白山黑水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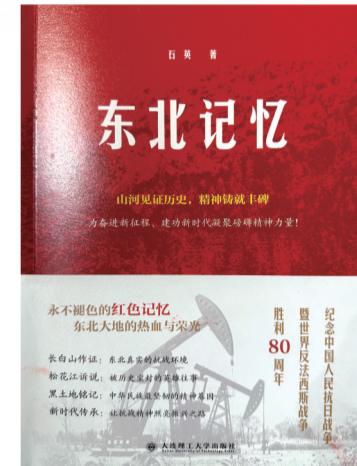
我已记不清有多少次赴东北各地出差体验生活,最使我难忘的是,1978年中国作家协会组织四十余名作家赴鞍钢、大庆等地深入生活的访问经历。访问团成员中包括团长艾芜、副团长徐迟,还有著名诗人艾青、作家刘知侠等人。我和蒙古族诗人查

干等只能算是小字辈。

活动结束后,我乘船从大连回龙口老家,给年逾八旬的老母亲带回大庆油田的扫帚梅(学名波斯菊)种子,老母亲将其遍撒院中。次年花开满院,母亲坐在小马扎上欣赏,开心不已。我为之写了一篇名为《花丛中的晚年》的散文。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对东北人民和东北地区而言,这一年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我的这部书稿,宏观上说,涵盖着白山黑水整个东三省的范围,书中毫无疑问包括当年东北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内容。一切有心人都不会也不应忘记:自19世纪以来,日本军国主义就以朝鲜半岛为跳板,处心积虑地觊觎和蚕食我国辽东地区和整个东北地区。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就是在中国东北大地上进行的。日本法西斯在辽东和旅大地区疯狂地屠杀中国人民,挑起一个又一个血腥事件,进而在1931年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开辟了全国最早、时间最长的抗日战场,涌现了许多感天动地的抗战英雄。

本书并非单一的战事内容,也不仅仅局限于那段战争岁月。如上所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野心蓄谋已久,因此,所有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均应视为一脉相承的组成部分。书中除了与抗日战争相关的内容外,还有东北地区的地理风物、人文胜迹、人民生活写照等内容,有助于帮助读者更



完整地了解东北地域的壮美图景,同时也隐喻了战士和人民的鱼水之情。

另外,我还就个人的经历和体验记述了大连乃至整个东北地区与胶东故乡的来往和亲缘关系。我认为,这与中国人民的抗战斗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需要正直善良的心地和美好的情操作为依托。

作为一个年逾九旬的老年人和写作者,我当然深知当下出版业之艰辛,但出版社尽可能使我亲历的生活与人生体验得以诉诸书页,对他人尤其是年轻一代能有点滴启迪。这于我个人而言,又何尝不是极大的恩助。感激之情,又岂是一个“谢”字所能表达的。最后一句话:挺老兵之身,行无言之礼。最诚挚之敬意赴海奉达,无声胜有声。

注:本文系著名作家、92岁高龄石英先生最新出版的《东北记忆》(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的序言。题目为编者所加。

# 萧红故居追记

石英

21世纪初,我去哈尔滨出差,在老友门瑞瑜提示下,去了萧红故居呼兰。

车行一路顺利,初秋季节,地面上草木萧索,汪汪积水静寂,不少树丛红叶初绽。伴随着鸟雀的鸣声,叶片偶有飘落,轻拂车窗,似有隐语相诉。我与门君不忍互语,不消几多时刻,已抵达目的地萧宅大院(确切地说应为张宅,因萧红原名张迺莹)。

事前,门君已电话联系,门前有人迎接。我虽是初来,但对这里的一切并不陌生。故居非常独特,院落之大出乎意料,大得极其开阔,大得更显寂静。虽然四面的房屋,无论是正房还是厢房,造型都与我们老家的房屋区别甚微,但其宽敞度却无可比拟。

萧红幼时的一切,她成长中富有个性的种种,通过实物展示和文字说明都相当清晰。我第一次接触她的著作已是六十年前的事了,几乎与接触赵树理的作品在同一时间,似乎是在接触鲁迅、茅盾、巴金、老舍、丁玲等人的作品之前。这可能与交通条件便利与否有关,与个人的努力寻求无关。当然,按我们民间

的习惯说法,是“缘分”使然。

看过作家个人成长阅历的展示,又看了居宅附属设施的真实情景(如仓库、粮囤等物),都与我故乡邻县栖霞牟氏庄园很近似,都属于北方大户人家,而且可能还都是所谓的“大粮户”。

可能是为了还原当时的真实情景,院内还种植了一些菜蔬。这一点让我倍感亲切,我小时候也喜欢在老家院中的闲置角落种些茄子、辣椒、黄瓜等,满足自家日常食用。可见院子不论大小,家境不论贫富,在安排布置上有很多相近之处。不知萧红当日在家时,对这类活计的兴趣是浓是淡。

参观告一段落,本应回厅堂落座做些必要的交流,但门君提议趁热打铁去呼兰河畔一观。此议正合我意。呼兰河本来就是萧红的一个精神品牌,理应实地体察一二。

当时的呼兰河,虽非水盛季节,流速却不缓,河水清澈。我见此水,更似见到萧红其人。呼兰河发源于小兴安岭,南去与松花江交汇,全程长而不阔,下游历来是能够通航的。当日萧

红去哈尔滨,不知是否乘坐航船。

回到大院,一位颇具几分文气、六旬左右的先生在厅内迎候。门君秉性通脱,亦未多做介绍。我估计这位先生并非一般解说员,可能是萧门亲属或是做研究工作的人士。当他听门君介绍我是山东人时,含笑说了句:“哦,是老乡啊。”我生性腼腆,从不爱刨根问底,从挎包里拿出在哈尔滨托人买的一瓶“老黄县”高粱烧酒,送给主人以为纪念。这是当年我叔伯二舅告诉我的,说关东朋友最认“老黄县”牌烧酒,不知过了这么多年,人家是否还认可?这位先生脸上立见悦色,连连说:“好好,老黄县,有名,有名。”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我和门君没在那里吃饭,尽管主人家盛意相留。离别前,我在留言簿上题了几句话——

呼兰河水不止流入松花江  
而始终跟随女主人远徙南海之滨  
“生死场”不是萧红一个人的际遇  
任何有心人都不能绕开命运的较量

注:本文选自《东北记忆》

读后记

# 寻觅

葛笑政

有人说,人的一生都在寻觅。寻觅什么?也许是在寻觅生命的意义。细细想来,人的一生很有限、很短暂,即便运气极好、相对能够长寿一些的人,又怎样?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在亿万年的时间长河里,大千世界的光怪陆离、沧海茫茫中的芸芸众生,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无论生命长或短,人类具有的意识会令人们站在各自的角度思考问题,有的思考能够在有限的生命中找到答案,有的思考恐怕终生都无解。

之所以会生出这样的感慨,是因为读了赵惠民历时多年创作的长篇小说《脊梁》。

赵惠民是我多年的挚友,过去曾创作、发表过许多文学作品。后来,听说他患有严重的眼疾,这对于一位作家而言,无异于一场灾难。眼睛是他洞察世界、观察生活、进行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出乎意料的是,他竟然在这种状况下,创作出了《脊梁》这部数十万字的长篇小说(57万字,上下卷),而且还是一部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作品,令我惊愕不已。

我开篇时的议论,便是由此而生。世间可用于小说创作的题材不计其数,从何入笔,完全取决于作家自己的选择。当下许多人会钟情于穿越,一下就虚构到千百年前,甚至不需要有清晰的年代,张开想象的翅膀、驰骋在意念的世界里即可。然而惠民却执着地选择了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故事,以那个时代的众多人物为素材,描绘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山东胶东地区掖县、掖南县人民群众奋勇抗日的故事。于是我便想,惠民不仅是在写作一部具有可读性的故事,而是在寻觅,寻觅先人的英雄足迹,以及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

故事的发生地就在惠民的家乡,也是山东的革命老区。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山东涌现出无数的英雄。惠民笔下呈现的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许多都是惠民家族中有迹可循的先人,有直系也有旁系,都与作家本人有着浓浓的血缘关系,令他即便是在患有眼疾的情形下也念念不忘,要用自己的真心、真情实感为他们抒写,为他们讴歌。由此,我大胆地臆断,这个题材在惠民的脑海里已经酝酿了很久很久,他一直在心里默默地寻觅着,寻觅着自己的祖先,寻觅着自己永远不能遗忘的根。

作为一个读者,我真心感谢他的付出,也希望有更多人读到他的作品。作为他的挚友,我衷心祝福他身体安康,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理解他、读懂他。

注:

葛笑政先生系知名作家,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原党委副书记、作家出版社原社长。

赵惠民先生系莱州人,中国作协会员,从事业余文学创作40余年。《脊梁》是其长篇小说新作。